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卷三十一

詳校官編修_臣謝振定

助教_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_臣李荃

謄錄監生_臣唐燦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十

宋 魏齊賢

葉 棻同輯

謝到任啓

帥臣

帥到任謝宰執啓

闕名

退安陋巷方從閒散之居起付名城復玷便蕃之命還

跡內閣入對清光惟不世之遭逢豈初心之髣髴闕山
如昨驚歲月之已非雨露更新覺恩光之逾厚伏念某
受才甚下涉道每踈妄窺聖學之淵源竊陋古人之糟
粕不自知其褻淺獨有志於高深方神考問罪薄伐之
秋已叨眷獎逮泰陵繼志述事之日首被聖知擢於里
閭士民之中付以方面帥師之寄屬邊衛廢弛不振之
後當羗戎陸梁未賓之時獲倚威靈遂收尺寸鉛刀已
割何意發硎駕馬既疲自甘伏櫪有就荒之三徑無先

饋之五漿甘心淡泊之游絕意功名之會宜期收錄後
在使令接以扶搖振起倦飛之翼播茲塊土招還去國
之魂事絕前聞恩逾近比此蓋伏遇某官學該道妙識
照幾先發揮伊尹之上才左右唐虞之真主興起萬微
之治方大有為官使一世之才俾無不合逮茲迂拙均
被寵光某敢不載激懦衷益堅短尚雖莫酬於造物終
有志於捐軀奉宣室之詔條庶獲循良之效望平津之門
館徒彈風夜之心

帥到任謝宰相啓

闕名

守齋真祠幸退安於衰暮分符督府復誤玷於恩榮莅
事已還俯躬知懼伏念某器能淺鮮學術拘踈猥遭遇
於昌朝粗激揚其懦氣一登言職五委使華第殫報國
之忠且乏過人之譽方欲屏蹤於田野庶幾息駕於桑
榆歌詠王明涵濡聖澤敢祈寬詔特假便藩謂朽木可
雕未忍輕其棄置而老馬知道猶堪責以馳驅此蓋伏
遇某官大業亮天元功播物歡樂精神之會陶成小大

之材每憐寒拙之無他曲示含容而與進俾更善也以
養餘年敢不益勵素修仰酬巨賜上體朝廷之意下安
閭里之情十駕雖勞洎不忘於夙夜一毫有補庶無負
於埏鎔

帥到謝宰執啓

張全真

起自三英之故里薦更兩越之名藩試用罔功委寄加
重嫌於擇事不敢力陳疾病之身即已到官於是具宣
寬大之詔惟七閩之巨鎮接五嶺之炎荒地狹而山谷

深民貧而風俗悍向由劇寇屢欲窺乘繼以大兵頻資
供億致公私之儲掃地加夏秋之旱流金不堪嘆息愁
恨之聲宜有還定安集之政如某者心雖許國才不適
時進無補於謨謀退不堪於繁劇承流補郡曾訟鋤之
未清假寵經幃辱召環之遽及第緣衰蒲屢控忱誠未
奉俞音更叨煩使此蓋伏遇某官才高而兼濟道大而
有容惠綏外服之民開濟中興之運念傷疾之彫郡當
解煩苛故畀付於陳人使專牧養敢不鞭策駑鈍拊摩

瘡痍倘忠言之教興庶幾弭亂雖催科之政拙詎敢辭
勞有以及民是為報國

帥到任謝執政啓

趙承之

叨奉制恩濫司宮籥虔趨便道即布寬條祇荷寵靈伏
深兢懼竊念某賦材拙陋遭世休明備立朝廷曾乏猷
為之益分符塞閫了無綏御之長徒日畏於簡書漫久
更於歲月敢圖遴選更及非才倣全魏之藩宣付別都
之重寄密鄰故里仰紹先芬白首重來尚識金城之柳

遺風未遠空餘南國之棠榮與愧并思因感集此蓋伏
遇某官權衡大政坯冶庶土默許借於餘光務曲全於
舊物盡護玼瑕之累獲從驅策之勤敢不仰佩國恩俯
親官治老將何補敢論報稱之方愚實無他庶適拊循
之便

帥到任謝兩府啓

張全真

竊廩真祠方遂投閒之願分符巨屏遽叨起廢之恩頒
詔旨以趣行撫孤懷而增惕伏願某知非絕俗才不適

時早誤簡於淵衷遂叨陪於機務信道粗篤徒欲慕於
古人謀身甚疎初不虞於羣小爭前者既逞傾擠之計
附下者遂騰文致之言仰賴聖明既垂博照俯稽公議
不入厚誣獲收無用之身退處不爭之地少休病質永
謝榮塗豈謂清朝簡託之深亟畀行殿保釐之寄懇辭
不獲勉起行乃容趨便殿以對揚擬旁游於帝所以
致屈台旃而臨辱降禮絕之朝規皆近比之所無豈孤
蹤之敢望匆匆去國汲汲到官縱覽舊游雖喜湖山之

清絕究觀遺俗獨驚閭里之凋殘深慨於懷罔知所措
必欲撫循於凋瘵尚祈寬假於歲時茲蓋伏遇某官重
望鎮時遠猷經世材素優於任大功獨著於扶顛精擇
蕃宣曲加推挽馬伏櫪而已老寧堪末路之難鳥倦飛
而知還彌想故林之適尚期終惠遂獲私求銘感之深
敷宣罔既

帥到任謝政府啓

闕名

一麾出守徒書歲月之勞十國為連益忝事權之重暨

涉川而問俗遂涓日以臨官祇荷寵靈伏深愧慄伏念
某江湖寒士章句散儒平時敢憶於功名所願止期於
州縣偶逢盛旦浸冒清途壁水文昌入都華貫繡衣皂
蓋出奉優恩矧江右之名城號浙東之都會遺風餘烈
有夏禹句踐之傳綠水青山極秦望鏡湖之美刑與事
簡民因性淳使深便於養親庶少安於竊祿其為優幸
豈易名言此蓋伏遇某官學通天人功在社稷奮盛
德於百世之上舉吾君於三代之隆俊人旁招既悉烝

於髦士巧拙雜進尚兼用於散材遂致孤愚亦膺付畀
某敢不察視民隱講求政經惟朝廷法令之明既皆周
密儻郡國推行之謹自可持循誓殫夙夜之勤少積涓
塵之効

帥到任謝執政啓

晁元咎

明恩起廢首玷劇曹衰疾便私尚叨名閭盡出鈞陶之
巨賜寧同草木之無知引分每踰撫躬深愧竊以讀書
非無用之具固將圖試而求行事君當有為之時孰不

願知而幸遇賢者奮身而任大中才隨類以効長寸陰
尺璧之非輕羸糧躍馬而恐後又知出部見日去盆望
天所宜欣對亨嘉鮮明注目安有自為連蹇俛默向隅
惟能技之不同故會逢之相邀如某者稟生至薄涉世
又踈違道德之初心獲聲名而過實畫蛇之足常奪飲
之固宜蒙虎之皮或得攻而何怪一昨初湔謫籍即備
史官以半生文字之中而白首江湖之遠忽蒙此選豈
是素期故始榮所得而冒居終揣不能而知止屬饜為

請與郡復優使自為謀不過如是此蓋伏遇某官柱石扶
遠著龜見微直方大以正邦周徧咸而濟物雖良樂所
過絕足為已空然和扁一經沉痾猶皆起將益收羣俊
之助與共底太平之功況某向履閨臺今守民社未負
蘧鹽之學敢忘卵翼之私

帥到任謝執政啓

汪彥章

由散秩而起專城三周歲籥無微勞而叨易地四拜除
書蒙記錄之不忘知生成之獨厚伏念某滿盈小器衰

朽餘年早懷許國之忠妄希前輩終乏適時之用可謂
腐儒會中興修復於官儀許末路追叅於人物中薦揚
於清貫外徧歷於名藩願饗榮已颯於二毛戒之在得
願投老歸安於三徑樂以忘憂方擬上於叢封復改膺
於閭寄茲蓋伏遇某官兩儀間氣百世真儒人甘傳說
之鹽梅莫知所作天與仲尼之日月孰得而踰輔成厯
數以方間立盡功名而未老俯憐孤跡嘗近清光每因
泚筆之餘靡惜分符之選第南徐之大府連北固之通衢

以地為雄於今為重宜英豪之是任宜縣薄之能勝大懼
疾顛仰煩嚴譴某敢不銘藏埏埴鞭策罷瘞國家之號
令文章既聞耳矣州縣之簿書期會願盡心焉

帥到任謝大漕啓

闕名

河山連絡古稱督府之雄民物浩穰今實名臣之寄揆
才非稱冒寵若驚恭惟某官儒服先知相門英冑獨倚
公忠而報國不投機會以幸功間調王師特分使領議
論可畏共觀文正之餘風備禦有經多出廷安之故事

雅推高義益東上知暫紕吏於西曹復理財於東部洗
深文之苛極悉附寬條起疲俗以惠和坐成樂國某猥
惟朽質獲託巨林敢不勉激吏能奉行詔旨追洙泗聖
人之化盡革侵蝨師武宣循吏之風少移忠厚過此以
往未知所裁

帥到任謝右丞啓

闕名

祗膺宸眷謬當方伯連帥之權趣引郡章獲繼鉅德元
勲之後荷恩實重揣分增榮伏念某文不輩於時流學

僅傳於家法幸緣親擢稍躡常途方幅員徧庠序之時
五冒師儒之寄暨朝廷興禮樂之際三居繇範之官雖
事功無毫髮之微而議論有金石之固豈宜乘隙遂爾
易心中緣背馳久因外補蕭望之各從所好晉荀息不
食其言歲籥七更詎肯僥求於內舉國門三過何堦入
覲於中宸惟茲大邦夙號樂土猥常出刺深愧食浮伐
柯在前既仰成於舊政鄰輝不遠又獲借於餘光恭惟
某官天庭寶臣海內詞伯險夷否泰在峻節以不踰進

退行藏視古人而無愧方廟堂之闕位竚渙號以揚庭
獨專國柄之崇仰贊時雍之會重惟浮賤過荷獎知近
緣假道以登門幸獲望塵而侍坐加籩豆之踐仍許蓬
於後堂窺雲漢之章遂徧觀於崇宇雖大賢折節以下
士而小已揣分以難酬感幸之深敷宣莫罄

帥致仕謝侍讀啓

韓无咎

剖京口之魚書祗膺成命易秣陵之麟組更冒除書眷
此會藩號為劇寄總九郡兵農之任全藉撫綏司一時

管籥之權必歸信謹而某器資淺陋業術空疎自經憂患之餘尤覺精神之耗忽叨宅牧大懼殫官靖惟忝竊之私端自吹噓之力茲蓋伏遇某官儒林宿望禁路老成瑣闥高論馭之稱銓部著清明之效紉圖書於石室冠講習於金華視君如腹心屢罄嘉猷之告相王為左右即聞大政之資衆賢咸賴於主盟私質最叨於推轂某初宣詔令即見吏民愧此齊侯政亟成於五月追踪嚴助計可奏於三年感幸居多喻言奚既

憲使

倉移憲到任謝宰相啓

闕名

校倉儲而賑貸甫歷周原案獄訟以平反遽膺漢使即光
華之舊部布寬大之新條恩厚淪肌感深銘骨竊以歲
登粒米狼戾設官起於熙寧時平囹圄空虛遣使始於
景德權既分於輕重資亦辯於淺深厥有超遷允為優
異矧全閩之僻遠繫庶獄之繁多粵自比年屢更將命
道路疲於迎送胥吏困於往來衆謂選才當別疇於絲

歷豈圖因任乃誤畀於疎庸伏念某猥以孤蹤適當新政蒙朝廷之召擢遽脫吏銓歷臺省之回翔旋分使指自載馳於粵嶠亦兩攝於憲軺年既屢豐寧有老弱之民轉於溝壑刑亦幾措安得甲兵之問至於廟堂蓋方懼於黜幽詎敢希於承乏忽頒中檢就易外臺雖器使之無私然曲成之有自此蓋伏遇平章僕射相公受天間氣為國宗臣濟時不急於近功經世每存於大體陳平相漢方外撫於四夷姚崇佐唐務先擇於十使猥令駕下

薦荷龍光某敢不恪守初心推行上意臣見知則說愧
增重於使華民覲德則純冀肅清於刑辟惟無負聖賢
之語乃能有君相之知

漕移憲到任謝丞相啓

蜚芻輓粟方慚調度之踈折獄致刑更冒平反之寄一
移官次恭閱政條命緣恩輕汗以愧出伏念某久尸斗
祿初乏寸長雖斷斷以無他頗慙慙而自信低回州縣
淹歷歲時向更吏治之低昂孰識人情之向背在簿領

沉迷之冗豈曰能之碩牒訟倥傯之勞所閱多矣比奉
皇華之命遽叅將漕之權方政事之一新有詔書之屢
下人喜姑息俗安故常不敢持祿以養交所務明目而
張胆既浸知於民隱因少繩於吏姦幸於期月之中頗
去積年之故百城及餉粗聞歲入之充千里連檣偶免
正供之闕安敢論於治辦謂裁脫於謹訶遽蒙遷授之
榮實懼選除之誤此蓋伏遇某官位冠百辟名高累朝
專一相之勲勞盛三公之典策聊施尺筭收故漢之封

疆不待踰年備成周之法度思廣陶鈞之播務兼葑菲
之收故雖愚蒙在所驅策某敢不察視犴獄肅清寇攘
適此時和而歲豐所覲政平而訟理念江海之雖遠如
在日邊顧犬馬以何知自依門下倘粗能於益國庶少
期於報恩

漕移憲到任謝丞相啓

領將輸於閩部猥辱召還按訟獄於浙畿更叨臨遣宜
小器果堪於時用盖大鈞常恐於物遺望踰所期感極

而嘆竊以六條刺剖察庶獄以尤難三輔陪京視諸道而為重維此按澄之寄盍疇膚敏之才濫畀疎庸實慙僥冒伏念某早罹家棘中竊世科甘州縣之回翔誤朝廷之收擢糾維城之宗子嘗預簡僚萃應宿之郎官亦聯分職自載馳於粵嶠幾三閱於歲華仰賴旃幘偶逃沙汰號召已煩於細札對揚更望於清光狂瞽奏言無武成二三策之合叨塵將命在甸服五百里之間雖差擇之無私而甄陶之有自此蓋恭遇平章僕射相公才

高耦聖功大格天時已無虞相自有體高宗得說既兼
總於百官姚崇佐唐務先擇於十使肆令駕下薦被龍
光某敢不愈勵初心益堅末路輦轂甚近况當責實之
朝囹圄幾空願廣措刑之化

憲到任謝太師啓

汪彥章

海嶠四年奉親輿而遠適鄉邦十郡持使節以榮歸靖
言私願之曲從茲豈平生之敢望闔門共感沒齒難酬
伏念某生於江湖仕則州縣早辱聽聞之誤浸膺驅策

之榮誓為蹇蹇之匪躬恥計容容之後福不移所守雖
為世俗之仇屢躓而升實賴朝廷之察昨自徒中而褒
叙叨分嶺外之光華行山川瘴霧之間闕趨獄訟簿書
之期會久處鰥生之地難安烏哺之情敢圖中詔之頒忽
有北轅之幸以童稚所游而使之按求情偽以田廬所
寄而使之迎奉旨甘矧賞恩收錄之微勞而寵命頻煩
於中路親朋相勞喜伏波南越之歸父母俱榮勝嚴助
會稽之寵諒自擇不過如此非先容何以得之茲蓋伏

遇某官道大格天勲高佑聖帶佩連城之玉印塗三品
之金以甚盛之業而居甚盛之時以非常之人而用非
常之禮朝夕精神之聚歲時體貌之加應物無心是為
真宰擇材任職並奏膚公故如踈遠之蹤亦荷生成之
化某敢不奉行三尺奔走十城所至為俗以求情其心
若人之處已庶幾夙夜副廟堂遣使之誠亦俾鄉閭受
君相恤刑之賜

憲到任謝太師啓

奉親輿而入里方劇銜恩乘使傳以絕江俄叨易地治
狀初無於一最歲終乃至於三遷仰戴生成惟知感惕
伏念某本由孤遠誤辱選掄一脫銓衡曾無左右之助
五持英蕩未出東南之區昨緣嶺徼之數期特與江壖
之名部親朋迎勞說及平生父老縱觀傳為盛事謂樂
莫樂於雙親之健而榮莫榮於故國之歸雖未閱於幾
時蓋已償於夙志薦被更書之渥俾分鄰壤之行不煩
跋履之勞坐展澄清之志方君相體好生之德徧幅員

皆遠罪之民所至囿虛無煩條策第奉揚於美意殊有愧於空餐茲蓋伏遇某官為世真儒代天元氣禮絕周官之九等勲逾說命之三篇帝庸作歌示君臣相得之盛天錫難老為宗社無窮之基雖四方莫繼於廣輪無一物不歸於甄治有如孱品亦竊誤恩然今臺治之在虔何異土風之過嶺間闕千里不遑父母之將岑絕一隅益嘆雲天之遠倘蒙終始之賜不惜生成之餘更從內遷俾遂私欲未填溝壑當惟公意之使令雖曰駑駘

誓畢此生而報稱

憲到任謝丞相啓

陝右總刑任使每懷於罪黜畿東易部底存曲荷於陶
埏事簡責輕恩隆感厚此蓋伏遇某官道大而備器博
以深用中正秉國之均專精神熙帝之載期底於治必
納以忠變理陰陽三階平而萬物遂整齊法度五教敷
而七政調宰正百寮儀刑四海總六官而建六典以致
太和同一德而協一心坐凝庶績洪鈞運物大治扇金

蓋皆播於至公豈必躍而自化顧才甚下並用無遺重
念某早辱知憐久叨委寄惟是寵光之異尤深戴仰之
歸初以疾聞規求符竹亟蒙恩徙密邇鄉閭豈惟登車
攬轡之榮實有過家上塚之幸囊橐鮮錙劑之習桁楊
無請寄之姦人謂便安心知尸素尚懼不移之愚懦難
勝甚渥之眷私雖竭薄才竟虞無補終期便郡更冒大
恩庶幾驅策於蹇駕不負範銘於甄鑄

憲到任謝執政啓

陳履常

祇奉誤恩過承重寄榮生意外愧見顏間方國家有為之時乃賢智自効之日凡出選掄之數與有太平之功惟茲榮蜀之郊限以河山之阻遠人異俗未知勸禁之方下吏淺聞莫諭文明之化宜得一時之士以為百吏之師如某者少則賤貧古之愚直記誦之學豈有異聞刀筆之材未堪大用奉使五嶺才有去來之勞備員中都徒歷歲時之久勤不補拙名過其情方虞謫訶敢意僥倖此蓋伏遇某官人非求備物使得宜勞其萬里之

行付以百城之寄駕駘已老未忘阜樞之恩鷄鵠何知
不識鼓鐘之樂

憲到任謝太守啓

濫被宸恩誤叨憲領量材非稱負寵若驚幸緣聯事之
榮遂獲見賢之願恭惟某官天姿峻拔國器宏深早擢
巍科寔揚騰仕行義足以範模多士文章足以粉澤太
平步履瀛洲俊聲莫競翺翔蘭省賢望益高方娛侍於
親聞屢懇求於藩服大邦作屏暫資善政之才四輔維

人允屬元功之後徑趨台節入覲凝旒某晚接英游並
登策府奉一介之使將觀大國之風御盃酒之歡良幸
故人之遇方圖奏記先屈飛緘感服之私誦陳莫究

漕使

漕到任謝楊郡王啓

猥易漕臺乘使輶而伊始雄開督府望公衮以攸賒輒
控鄙悰冀塵鈞覽伏念某性資甚拙氣韵太拘專城非
共理之才司庾乏將明之效時值興衰而撥亂分當置

散而投閑乃誤畀於十行俾移按於三輔百司庶府豈
惟給吏稍之多萬旅連營况復辦軍需之廣在平時猶
選於庸敏况多事肯容於迂疎雖荷曲成恐辜器使此盖
伏遇都督太傅郡王才長而應博任重而眷隆高密元勲
冠漢室中興之將汾陽偉業為唐家異姓之王錫斧鉞
以視師舉江淮而聽命却攘巨敵安靖邊隅四方時靡
有爭既清戎索三公官不必備佇拜師垣深念離奇特
垂缺北使從遠部改即近畿豈有功而見知已叨殊獎

惟無德而不報尚竭愚衷

漕到任謝執政啓

蘓叔党

將漕逾年已愧無功於飛輓司刑一道蔑聞有補於澄
清方懷沙汰之虞復冒轉輸之寄自慙尸祿空祗汗顏
竊惟爵祿者待天下之有勞食貨者乃生民之先務故
重選多才多藝之士用成足食足兵之功豈惟遷有無
而懋化居蓋使實倉廩而知禮節矧此冀土舊壤全晉
輿區地介兩河寇臨二虜仰給於官者越數千里取賦

於民者逾二十州責當任於羸虛才必資於果藝盡山川之曲折敵在目中權貨殖之重輕錢流地上如某者僅能寡過初乏治稱才不足分廟堂之憂寵已逾螻蟻之分靜思忝冒實自吹噓錄其歲月之勞借以齒牙之論此蓋伏遇某官弼亮元聖師表萬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遠以求賢取士為報國以豐財裕民付有司致此恩榮下逮疎遠謂其已試於折獄盜賊偶寧庶幾有益於理財公私俱濟某敢不激昂志節盡瘁國家

上酬天地生成之恩捐軀未已次答卯翼始終之惠沒齒
難忘

守移漕謝宰相啓

鄰州密邇方改畀於專城鄉部光華俄就陞於將漕雖
已有負芒之懼而人夸衣錦之榮戴洪造於岩廊控危
衷於竿牘竊以甌粵之境最近邦畿飛輓之權尤高使
指凡今所取視古惟艱有廉介清約之行者不能以究
樊原有通曉詳練之才者未足以敦化本孰云凡鄙可

稱選掄伏念某早竊世科久乏時舉苟祿每慙於尸素
効官僅免於顛隳矧惟二紀之間多在七閩之內宇民
秩滿薦叨別乘之權宰郡歲餘猥忝外臺之寄方除目
已驚於衆聽更俞音免避於私嫌雖衡持之選至公而
鈞播之恩有在此蓋伏遇平章僕射相公才高耦聖功
大格天時已無虞相自有體高宗得說既兼總於百官
姚崇佐唐必先擇於十使量俊賢而因任俾疵賤以超
踰自昔此方固多里人之奉使至今猶頌莫如慶厯之

名臣豈圖軼生亦繼盛事出孺子庸人之不意敢遂夸
於故鄉其流風善政之有存尚勉追於前輩

漕到任謝執政啓

稍昭誣謗已竊州麾未効勞能遽叅漕計山川如昨忽
驚歲月之邁雨露更新難報生成之賜伏念某詩書薄伎
簿領散才櫛株拘之處身宜云有道汧汧統之為事敢
冀以封當先朝總核之時乃多士奮起之日猥蒙簡拔
薦付事功闕陝之間布泉最病載攷漢唐之舊以窺食

債之原山麓天開銅鍵丘積方陳冶鑄之便忽驚謗語之
流賴君相之照知捐印章而委使終憑天地之施獲收尺
寸之功既賜辨明仍加獎擢矧全蜀輸輓之任乃本朝選
擇之官調度實繁財賦未裕豈容駕蹇與竊恩榮此蓋伏
遇某官識照幾微學該淵奧夙負皋夔之業進當堯舜之
朝兼收一代之英髦並歸陶冶振起古人之事業共底丕
平遂俾孱愚亦叨榮耀某敢不愈堅素履深體至公更誓
縻捐必期報稱雖乏流錢之畧庶收足食之心

漕到任謝宰相啓

真館便安久遂投閒之請計臺繁劇遽分將命之權拜
寵若驚撫躬增愧伏念某箕裘未裔蓬華寒生早遇聖
時獲陳仕版一登經席四易使輶蜀道踰年茂著轉輸
之最播川累荷何言餽餉之勞例被遷陞理難報稱偶私
門之多故乞散地以少休脫身文墨之間猶縻厚祿息
跡江湖之上何意榮名敢謂記憐尚叨採錄眷茲南楚
實寄重湖控百粵以分封包九疑而奠壤兵農繁夥

貢賦浩穰必得疏通強敏之才始稱總按澄清之任豈
容淺學輒爾冒居此蓋伏遇某官廊廟師臣帷幄元老
協贊萬幾之久躬持一德之純付專任重而益恭德進
言揚之是務遂令頑鈍復玷陶鈞某敢不祇奉詔條恪
修職業一曰食二曰貨罔怠經營千斯倉萬斯箱佇斯
蓄積用圖薄效以報厚知

漕到任謝執政啓

轉關中之漕已竭無功分閭外之權更慚非據果聳申

命還即故官尚叨進職之崇有負循名之責捫心自矢
跼地靡容伏念某猥以冥頑謬當掄選頃從朔部改付
秦關貨泉至於遂通儲蓄以之粗備皆出廟畧敢為已
功豈意橫恩俾臨方面無威名以服士卒乏籌策以制
羌戎懼干譴訶以辱加獎雖收前命猶玷所除未施犬
馬之勞徒竊丘山之賜違其責而居寵豈不驚慙誓諸
心而酬恩敢忘夙夜此蓋伏遇某官以孔孟之道德兼
夔契之謀猷博取羣材弗遺片善鈞陶惟其至當用捨

出於無私致此孤孱備叨寵渥某敢不深省已試勉圖
未然充實粟之謀倘獲收於一得佐安邊之策猶可冀
於萬分

漕到任謝政府啓

復從朔部改付秦關恩施愈隆憂責彌重虔恭就職殞
越忘身伏念某才本無能學嘗有志凡所聞於師友蓋
非空言庶其試於事功不為近效曩由宰屬出總漕權
計每過而甚疎罪已積而猶貸逮蒙易部彌愧空餐惟

四方之輿區實天下之重地旁連蜀漢外控羌戎物產衆夥而儲蓄尚艱商旅奔走而貨泉猶滯必資敏洽以究本原豈有至愚之才可當甚重之選此蓋伏遇某官望益隆而善下德彌盛而有容思兼四海之謀猷不鄙一夫之蹇淺集成治具增賁昌辰某敢不勉竭深恩奉揚美意庶令陸海之地復有錢流之功仰報大恩俯酬晚節

運判到任謝兩府啓

唐子西

五嶺承軺已慙非據三巴擁節復契殊私榮踰望端感
結情外伏念某奮身仕版通籍朝纓擢自冗流承乏水
衡之屬繼膺異數叨持外計之權雖指心誓報於寵靈
而臨事輒牽於才分二年攬轡竟無尺寸之功萬里還
朝叨在品題之日重申異命出按坤維地瘠人貧雖困
轉輸之苦歲豐事簡曾無施設之勞再省空疎一何僥
倖此盖伏遇某官材猷絕世名實在人定策兩朝炳著
安劉之業矢謀九德巍標纘禹之功曲憐孤單未遽遐

棄瓶罍易溢憂小器之顛隳陶冶無私荷大鈞之塊北永懷銘佩有激肝脾

運判到任謝政府啓

參華禁閣領使秦關寵屢至而每驚寄愈深而益懼驅馳就職殞越忘身伏念某遭時休明奮迹寒苦獲預神考使令之末親觀元豐制作之成蹭蹬風波侵尋歲月勉策既疲之力終酬未報之恩比從朔方改付雍部入趨天陛密奉玉音實增激於懦衷曾莫施於薄效自忘

固陋誓畢糜捐矧西方之奧區實天下之重地旁連楚
蜀外控羗戎物產衆夥而儲蓄尚艱商旅奔湊而貨泉猶
滯欲仰寬於憂顧必深倚於才能豈容至愚猥玷茲選
此蓋伏遇某官身任社稷之重道參典謨之隆欲兼四
海之謀猷不鄙一夫之蹇淺謂其久諳州縣必能行法
以便民察其力赴事功必不徇私而謀已故推顯渥俯
逮孤蹤某敢不勉竭深思奉揚美意庶託帡幪之地少
收尺寸之功仰答大鈞俯酬晚節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十一

宋 魏齊賢

葉 棻同輯

謝到任啓

倉使

倉到任謝政府啓

奉將使指久負空餐歸覲闕庭亟蒙誤獎特俾鄉部以

為親榮莫稱恩私但揮感涕伏念某奮身寒苦遭世休
明登元豐造士之科粗識淵源之所向參大觀掄才之
選益知忠義之可為自玷皇華不離巴蜀閱八年之既
久堅一節而粗完逮獲終更已驚遲暮聖時難遇心固
切於彈冠弱植易危功乃同於毀瓦謂宜置散敢冀叨
榮方入對於清光已亟聞於除目矧闕中之重地實天
下之上腴年穀豐登貨泉流布宜謹平均之法益隆熙
洽之功乃俾下才猥當優寄此蓋伏遇某官身任社稷

之重道叅典謨之隆欲收四海之謀猷不鄙一夫之蹇
淺謂其屢更繁使未始辭難憐其久在遠方不敢擇地
曲借大鈞之力以成小己之私寵迎黃髮之偏親榮動
華原之故里歷數流輩孰此遭逢某敢不仰體陶鈞俯
彈駕蹇原因任之意固已久熟其官勉未力之功庶幾
無失其職少收尺寸圖報生成

倉到任謝宰執啓

懷章列城方懼承宣之亡補出節少府遽叨臨遣之有華

殊恩允荷於皇慈同德亦歸於洪造捫心知愧洗骨篆恩
伏念某一介庸愚材惟樸拙半生清苦學久荒蕪蚤題
千佛之經猥緣弓冶連佐一雷之土徒汨簿書偶被召
恩謬膺除命亟大宗而需次丐小壘以便親仰蒙從欲
之仁獲罄問安之禮三年何補考下下以宜書一札亟
加天高高而實監惟是貨泉之富所資麤茗之多積粟腐
紅更兼平糴熬波出素所貴阜通俾同時父子之榮一
路網條之重左右就養不勞引領以望雲咫尺違顏

尤慶舉頭而見日雖使自為之計豈能少過是圖茲蓋
恭遇某官勲塞穹窿量包溟渤計安大器居懷兩地之
生靈身作元龜動合一人之謀斷生而論道進不隱賢
方將是所是而非所非莫不小成小而大成大致如樗
散辱在甄收某敢不思園法之可豐聿方寸之弗亂念
天地之藏盡出山海忍為巨室之私使錢穀之問弗至
廟堂仰佐大農之用

漕到任謝侍郎啓

西府簡僚久茂裨於宥密南閩擇使茲謬玷於光華載厚施於崇墉控危衷於竿牘竊以按倉儲而臨遣創自熙寧寓冊府以褒延肇於紹聖既疇綿歷合授雋髦豈伊駕下之資乃併龍光之渥伏念某學非為己才不適時嘗辱試於郎闈亦濫游於王邸逮覈樞機之務畧亡毫髮之功緣欲便私遂祈補外觀風而出既叨持節之榮望雲而歸更竊過家之便自惟得此必有所從此蓋伏遇判部侍郎蘊藉名流英豪間氣博考古今而自得其

要薦更中外而不辭其難俯憐么麼之蹤每借吹噓之
論某敢不勉圖微効用答隆知惟侍從獻納之臣佇膺
柄用當朝覲從容之間冀不遐遺

倉到任謝知宗啓

備西府之末僚茂稗宥密分南閩之遠部猥玷光華素
積仰高良欣借潤恭惟判宗寺丞氣渾而中裕體粹而
外冲議論該明蔚為近屬之冠文章雅健綽有古人之
風蚤踐殊科寔膺妙簡入丞卿列尚屈壯圖出典宗盟

咸推碩望佇宜頒於異渥還遂陟於要途某茲以誤恩於焉託此未展崇墉之敬敢持竿牘之誠

倉到任謝安撫啓

樞度列掾早獲侍於階符海部分華茲復依於閫制甫駐奔馳之迹首通狂簡之辭恭惟安撫叅政端明曠代鍾才際空蘊識親見唐虞之盛自期稷契之良長諫垣即蒞於師干登政府尚臨於邊瑣嘉謀則告繫安危成敗之機直道而行全出處進退之節雖抗浮雲之志共

期霖雨之功操此萬邦暫總帥權之重式是百辟佇顙
宰柄之崇某久試無裨誤恩有玷願以昔時之提掖移
於今日之幘幪頌嘆深勤拙訥難盡

諸司

市舶到任謝宰相啓

北闕降書許上古瀛之印紱南州押舶遽紆禁掖之絲
綸望過所期感深而懼竊以外夷多土地之產南庫乃
銅舸之私於嶺海之取實據要衝以閩浙而較號為繁

庶溪女洞丁而移珍成市胡商蠻賈而聚貨為臺李尚
書無苛謹之議宋廣平有交易之則饗軍之堂作而賓
主可以觀禮周貨之燕罷而僕隸無所取材前輩之善
政尚存今日之茲選尤重凡資敏幹堪備揀掄伏念某材
術不長器能無取塵仕途者三紀賦民政者四州出門
幸免於擲掄涉世已嗟其潦倒金山珠海載司外帑之
儲蠻器瘴衣敢憚炎方之遠靜言空忝若有宿緣茲蓋
伏遇某官以道而鳴斯文所在泰山北斗而為世所仰

春風夏雨則在人而功與之以行二三子無隱於爾廓
乎其量數百輩其能容之待賢何厭於輟餐除吏悉由
其泚筆甚慙竊鈍亦就甄容號曰門生豈不知恩之所
自遇以國士終期報德以無忘

制置到任謝政府啓

叅漕秦關曾未周於綱目就書寶澤遽復冒於除書初
無攬轡之勞已即莅官之所戴恩彌厚撫已載驚伏念
某學迄無成仕嘗有志以所聞於詩禮欲自奮於功名

忽忘器業之已卑蓋恃休明之在運不鄙一介俾肩衆
賢收於江湖坎壈之餘付以劔閣光華之寄旋陞劇部
仍佐計權懼不免於簡書敢復希於寵渥矧司兩地之
鹽筴實冠一道之利源資望至輕恩榮過溢雖有逢辰
之幸固多負乘之羞此蓋伏過某官宏度兼容沉機獨
運致君之策輩伊周而並驅富國之謀陋管晏而不數
兼收餘溉以逮庶工某敢不仰體帡幪益堅操履猶有冀
於一得以少酬於萬分

大尹

洛守謝兩府啓

欽承溫詔易守陪京顧職業之寢繁惟伎能之弗稱固
憂懦品仰累大鈞莅事云初循躬甚愧伏念某立朝無
補竊祿過豐方養疾於閒州冀息肩於晏歲何圖國論
外擇藩臣起河橋衰倦之餘付洛邑居留之重此蓋伏
遇某官道推仁厚功被宵翹執平衡嘉量之公收敝屣
遺簪之舊某懷恩為甚鏤骨知歸惟結想於門閭第馳

神於臺楮

洛尹謝宰相啓

蘇子瞻

濫司留鑰茂著事功易處藩方敢論治效省循甚懼蹶
踏無容伏念某起自孤生期於平進猥奉前席之對遂
膺上聖之知首置郎曹旋陞內史綴七臣之近列亞八
座之崇資暨出綰於郡章亦叅榮於法從載惟僥冒一
出獎成恭惟某官光輔熙朝寵膺睿眷金聲擲地共推
華國之文玉德照人自是禮神之器尚憐衰陋特為保

全某敢不祇奉彝章恪循分守誓仰酬於天造庶旁答
於已知

太守

徐州到任謝兩府啓

蘇子瞻

移守河中已愧超陞之異改臨泗上仍叨藩鎮之雄既
見吏民周覽風俗地形襟要當東南水陸之衝民食艱
難正春夏旱蝗之際宜得一時之循吏以安千里之疲
氓如某者才不逮人學非適用早塵策府自知拙直之

難安屢乞守符意謂苟全之善計然自往來三郡首尾
七年足蹈危機僅脫風波之險心存吏役都忘學術之
源既未決於歸耕敢復求於善地此蓋伏遇某官權衡
萬物高下一心頑礦悍堅實費陶鎔之力散材疎惡徒
施封植之恩謹當篋策疲駑鐫磨朽鈍上酬天造次答
已知

潁州到任謝執政啓

蘇子瞻

入叅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輒為西湖之長皆

緣天幸豈復人謀惟汝水之名邦乃裕陵之故國人淳
事簡地穰泉甘豈惟暫養於不才抑亦此生之可老恭
惟某官嘉猷經世茂德範時元老廟堂自有權衡之信
餘生江海得同品物之安感物之私筆舌難既

象州到任謝相府啓

高子美

州小地僻嘗注意於九重人微望輒承流於千里即
工云始曠職是虞仰恃包荒或能藏拙竊以伯禹佐舜
弼服極於要荒姬公相周辨邦治於蠻鎮罄敷天而作

入本多辟之廸功眷此象臺邈在駱越雖雕題交趾之俗滋變華風而含哺鼓腹之人雅貪醇政況時方臻於寧一宜治不畧於幽遐必得循良以為師帥如某者業儒甚陋為吏弗華載言僥冒之初亦與鈞陶之末賞薄勞而進秩寵優祿以養親再試治功例叨陟舉過黃門而聽進退深惕無堪昇卑蓋而共理平重慙非據靜惟遭遇益罄依歸茲蓋伏遇某官道際乾坤恩周動植左右元聖俾帝光丕冒於海隅師保萬民恥匹夫不獲於

天下且欲以儒而飭吏益期通務於知經肆令無似之
蹤亦復勿擾之寄某敢不廣布聖君之德澤遠揚真宰
之仁風敬簡臨民既得事為邦之語中和樂職更願陳
報上之詩庶竭微衷式酬洪造

登州到任謝兩府啓

蘇子瞻

迂愚之守沒齒不移廢逐之餘歸田已幸豈謂承宣之
寄忽為枯朽之榮眷此東州下臨北徼俗近齊魯之厚
迹皆秦漢之陳賓出日於麗譙山川炳煥傳夕烽於海

嶠鼓角清閑顧靜樂之雖名笑妄庸之竊據此蓋伏遇
某官朕肱元聖師保萬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
遠謂使功不如使過而觀過足以知仁特借齒牙曲成
羽翼某敢不服勤簿領祇畏簡書策蹇磨鉛少答非常
之遇息黥補劓漸收無用之身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齊州到任謝執政啓

晁无咎

擢躋中秘九換歲華丐補外官兩從私便惟愚踈之何
有實幸會之已多弛負云初拊躬以惕伏念某總角之

歲粗習義方始冠之年即嬰家難奮饑寒而自立信詩
禮以無師偶塵科名遂列學校至預讐書之選悉緣試
藝而陞蓬蒿仲蔚之園風雨子桑之屋技無庸而常佚
老將至而自驚是以陪羣俊而遵循思古人而緬邈自
請試事庶幾食功還朝適以逾年於法入當為郡遂上
煩於聽察因俯徇於悃悰倏以名城榮其將母既無烹
鮮製錦可採之譽滋有羸羸脫輻不勝之憂斯蓋伏遇
某官以道事君有功及物推明先朝典章文物之具崇

養在位靖恭正直之心蓋欲羣工助成累盛故茲優寄
猥速非宜忘朽木之難雕責駕馬以勿舍人安其分事
可以興况復此邦素稱難治某自顧無術但知用心宜
惟鄉飲盥洗才薄不足以化民亦恐柱後惠文威克未
可以濟務尚稍寬於鞭策得小假於歲時倘有秋毫上
酬鈞造

杭州到任謝執政啓

蘇子瞻

小器易盈宜處不爭之地大恩難報終為有愧之人到

郡決旬汗顏數四湖山如舊魚鳥亦怪其衰殘爭訟稍
稀吏民習知其遲鈍雖高嬰於寵劇庶漸即於安閒碩
此蠢愚亦蒙微幸此蓋伏遇某官輔世以德事君以仁
嘉善而矜不能與人不求其備故令狂直得保始終措
步武於夷途收桑榆之暮景某敢不欽承令德推本上
心政拙催科自占陽城之考姦容獄市敢師齊相之言
庶寡悔尤少償知遇

潤州到任謝執政啓

張子韶

文章為學者餘事故先王不以經世富貴非人力所制故君子以為在天而况脩辭寡淺未涉作者之流趨世濶迂每在衆人之後則其投閒置散寔後跋前在所當然夫復何恨伏念某羈孤一介憔悴餘生困篋楚者十年追饑寒於斗祿仕已成於漫浪意何有於功名始誤寘於成均復進陞於儒館佐東觀之論著頗見舊聞紀先帝之事功遂游藏室擢陞右史密侍清光雖儒學之至榮豈草茅之素望而疾病侵耗心力衰疲分散自安

義當引去駕馬自竭驥歷塊而已超神山在前風引舟而忽遠尚叨便郡獲養殘軀盡循此恩蓋有所自茲蓋伏遇某官曲成萬類器使庶工直鑄蒙錫疾之未嘗遽發大采小桷施之各以其宜致此枵虛未即捐棄獄訟希簡職事不廢乎詩書山林幽深形骸頗為之清快庶餘齡之可養幸沉痾之有瘳仰報至恩將必有在

陳州到任謝執政啓

翟公巽

罪釁餘生苟庇身於祠館懷安晚歲永畢願於桑榆忽

分符竹之榮復有民社之寄顧憐謬戾仰愧甄銘伏念
某處既近危動而得謗了何知於憎愛久已昧於周防
少苦病衰無復事為之志晚嘗憂患益頽榮進之心頃
以謝章再罹謫籍一隕身於衆口投散地者四年奪斧
是憂誰肯食漿而五餽翳桑之餒僅能餬口於四方敢
圖流落之餘終預眷憐之未尚容倣守使得食功恭惟太
師經緯人文變和天綽維持國勢於九鼎以福四方網
羅天下之衆能不遺一介獨茲枯朽之質倍費封植之

恩雖無責報之深敢忘施德之自後神明於舊觀已悟
昔非措步武於夷途冀從今始

齊州到任謝執政啓

寢命西垣仍叨內閣分符東海尚玷名城亟遵道以疾
驅方下車而觀俗請問故老延見諸生周漢楚之舊封
覽山川之形勝帶牛佩犢襲土風奢侈之餘褒衣大袖
有掾曹舒緩之俗顧面墻之不學懼製錦之徒傷伏念
某志古好修與時寡偶早從前輩聞長者之遺風晚託

後車竊先生之餘議自以附青雲而施後世無愧昔人
豈云懷琬琰以煨塵氛遽為棄物濫踰近服謬叨寵名食厚
祿以自私辜大恩而不報恭惟某官儀刑四海師表萬民
樂天下之英才收海內之名士乃如樸樾亦預甄錄雖
剴煩治劇之未能倘奉令承教而猶可眷茲齊地著自
前聞求善政之所存去當時之雖遠師治道於相國當
以清淨而容姦遵遺俗於太公庶幾簡易而報政

官州到任謝兩府啓

分守符於支郡苟以庇身觀治行於臨民使之從政愧
非其任命不獲辭伏念某少自刻脩早罹憂患風波纔
息久負念於昔人衰病懷安了無心於世故頃由瑣闥
屢乞州藩顧藐爾孱軀尚荷蒙天綽謂論思於侍從能
體朝廷使領職於禁嚴增榮湖海庶緣寬假暫就退閒
敢不祇奉官箴仰承優寄拙於謀已惟無愧之為安忠
以事君顧何適而不報

滄州到任謝丞相啓

城高池深壯矣萬夫之守地大物廣富哉千里之封惟
偉人可以折衝非惠術不能蠲俗先朝備禦雅資武畧
之長累世承平優假使華之舊如某者斗筲小器章句
腐儒自知斷斷以無他不善沾沾而自喜涉世每謀於
揭厲謀身素拙於從違安以乘流自信河中之水疲以
抱甕豈知井上之機才屢試而無聞志已衰而不警猥
叨進拔稍躐等夷澤虞從大夫之招已乖去就小人乘
君子之器自取顛危濶踈初出於智昏繆誤殆由於魄

奪何獨有言之悔幾成不敬之誅屬大事之告終法雖可貸論有司之失職罪復何辭方且刻骨退思屏蹤侍竄魯趙獻酒莫知薄酒者為誰臧穀亡羊何但讀書之無罪遽從寬典猶領名藩借朽木以可雕收敝帷於已棄此蓋伏遇某官股肱王體柱石廟堂裴度之才上所自用武公之後人無不宜大器以天下為公至誠得仁者之樂無一夫之失所雖小善以不遺曲全孤生尤被厚賜雖江海之量無待細流之歸而燕雀之軀寧忘大

履之託誓殫夙夜少補毫分悔不可追願何功於犬馬
老當益壯庶有得於桑榆

潭州到任謝執政啓

卧尸廩祿豈罪戾之所宜超玷優除覺疲駑之弗稱橫
恩過渥感涕難收伏念某受才拙疎賦分褻薄每塵委
使狂妄居多雖叨竊寵榮咎愆隨至惟其甚愚而不知
變所以既老而無所成曩自抵於大疴猶近居於善地
旋歸故秩仍假祠宮洒掃先廬撫育孤幼既畢諧於私願

誠無憾於此生忽驚沉廢之羈蹤復玷陶鈞之大德假
之方面寵以職名矧長沙之興區實先人之舊治地大
形勝民庶事繁自憐憂傷之餘不稱師帥之選此蓋伏
遇某官以孔孟之道德兼夔稷之謀猷左右千載之昌
時發揮百王之能事博收羣策允迪庶功願雖疲駑亦
弗捐棄某敢不更堅微尚增跂前修老馬之力已疲猶
能識路病雀之生無幾或可酬恩

嚴州到任謝丞相啓

故里浮沉竊玉局再期之祿公朝杖拭付桐江千里之
民瓜戍非遙竹符甚寵感淪病骨愧溢衰顏伏念某元
祐黨家紹興朝士池魚澆澆本思自放於江湖社櫟支
離久已難施於斤斧由治生之素拙因從官以忘歸頃
自吳中久留劍外顧彼衣冠之所萃頗以文字而相從
方深去國之悲敢有擇交之意流偶殊於涇渭風自隔
於馬牛睚眦見憎本出一朝之忿排擠盡力幾如九世
之讐藐是羈孤孰為別白縱免投荒於大罰亦宜置散

以終身且定遠未歸惟望玉闕之生入輕車已老猶護
北平之衰秋豈有朝為閭閻廢斥之人暮竊畿輔承宣
之寄伏遇某官學窮實奧勲塞堪輿南山巖巖冠公師
之重望赤舄凡几同宗社之閔休念人才之實難悼士氣
之不振埏陶至廣收拾無遺方與物以偕春憫向隅之
獨泣變和輿論濶畧彛章起安國於徒中較恩未大還
管寧於海外為力尚輕而某少非列於通才晚徒專於
樸學棄鷄肋而猶惜雖仰戴於深仁續鳧脰則自悲恐

難逃於薄命

榮州到任謝丞相啓

李漢老

佐黔巫之東鄙甘半刺之翱翔守巴楚之南榮累一陶
之坯治幕府十年之未久角巾兩火之可逃間闕半春
辛苦萬狀甫茲領事率爾裁牋伏念某才不逾人學徒
泥古招諸生於館下幾致於隨處別駕之轂中無材可
展姑候及瓜之代式遙行李之歸敢圖分銅獸之符猥
使展石龜之郡為和義之僻壤實光廟之潛藩陞軍開

府獨未沾恩視邦選侯率多就近蓋民田歲租止五千石而公使年計僅六百緡財匪鬼輸前仰作鹹之潤郡資井養詎堪竭澤之漁比羽化於阜胥而遂草薶以赤立欲俾尋常之外頓增十萬之輸數畧入池寧保四郊之無擾强弩射市但嗟薄命之先穿上下交征公私可痛弗獲於上不可治也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恭惟某官師保萬民弼亮四世天欲吾君繼壽皇之聖帝賡我公紹忠定之勛禹以功舉以謨適全絕德絳之果霍之勇

抑又餘收不惟垂紳正笏而措太山之安且復守志勵
操而抗浮雲之節勤勞二紀無寸晷之敢休邈避三公
至累年而不受戒謹恐懼之如此熾昌耆艾以固然周
公仰而思之不迷勤教伊尹聖之任也尤務旁招肆念愚
儒來効凋郡尚念某進退維谷戰兢履冰思庶民所以
安恐有負十行之賜得一事可自罷庶幾免百謫之盈
輒脩謝上之緘併控申中之悃

高郵到任謝丞相啓

頃辭東第往視西師駱轡晨征修踰苦雲虎符夜下忽
莅秦郵身隨隻影之孤日趣九秋之廢甫交賤職宣諭
勅書帶白垂髻逃空虛而出聽荒城斷壘慙笑語以迎
門不圖亂離復見官府知中朝之恤難與外服以更生
復以虛庸久焉閒散自改絃而善治始結綬以登畿出
相裕陵入奏便殿妄論中原之向背歷陳前事之是非
雖彼敵之驟暴強殆天亡者欲方今之言戰守往身任
之茲乘障以是來類請纓而自効登埤一望積水四環

南渡之初與楚俱必爭之地北盟而後以淮為稍富之
邦蘖芽其間蹉跌至此佳兵所處垂罄可憂軫念疲氓
跣濡涸轍之潤布告德意屢空挾纊之言矧青徐野之
相望有赤白囊之狎至官無遺鏃人盡銷兵采薇征夫
語慣飛於技劍集木歸羽心易動於傷弓將道之政齊
之刑然急則忿寬則肆戍樓夜靜戒傳警之無訛里門
旦聞覺驚魂之漸定伏遇某官訏謨經遠密慮銷萌沿邊
四十萬之屯戴懷饑渴在廷初什三之議默識短長疆

場之間風寒具護既焚稂莠深惜本根肆求榮立之人
力任拊摩之責遂容公庶獲備使令赤子龍蛇當平治
於弗順鳥啄參木敢錯迕於攸施亟營固圉之功尚追
籌邊之碩

太守到任謝兩府啓

洪景伯

十六年之去國久隔駕行三千里而遡江遠叨魚契焉
依厦屋敢後書郵伏念某生也多艱少而自苦頃中含
沙之射遂傷偃月之刀寃深不徹於九閤官薄退飛者

一紀幸改絃之盛旦得夸組於小邦窮猿投林見微柯
而亦喜枯魚涸轍得涓滴以更生茲蓋伏遇某官勲聳
邦基望崇人傑採金匱六強之秘分狼弧參伐之威貫
日月以輸忠凌冰霜而奪氣袴襦安堵沾惠露於羣黎
樽俎折衝作長城於重鎮某自憐骭胝獲托帡幪異世
荊州復有依劉之便列侯萬戶何比識韓之榮

太守到任謝參政啓

攬轡登車方按星沙之俗求田問舍偶當衡嶽之陽禮

謹防嫌義難徇默爰罄籲天之請遂從易地之宜弭金
節以言遄剖銅符而出守永惟恩眷實自吹揚伏念某
才非雕龍學同刻鵠徒循一身之謏見式逢千載之昌
期俯拔薦材曲加器使頃從散地方澧陽二千石之權
薦忝皇華兼廣右三十州之治徒飽星霜之變莫殫圭
黍之勞茲以轉漕湖湘觀風郡邑屬九向迴蠻之境有
一成負郭之田念將激濁以揚清敢後疏源而正本輒
干著定庶遠嫌疑敢期當宁之兼容迺俾承流而宣化

況武陵故郡常德新藩左連川蜀舟車之衝右控辰沅
谿洞之險農桑千里鷄犬萬家比嘗窘於羣兇今既清
於舊染東阡西陌雅多安集之民白叟黃童咸仰中和
之化當求成德式見輿情簡及匪才實為非稱茲蓋伏
遇某官身負日月量括江湖確然許國之誠心富矣濟
時之妙畧阿衡任重欲使君為堯舜之君魏徵責難能
致治幾成康之治爰自樞庭之峻密旋叅政府之深嚴德
博位尊謀深慮遠旁採袖楊之善兼收澗沚之毛遂俾

游從亦偕顯設顧方勤於職守政阻拜於光議陳義甚高儻不遺於故舊餘光所逮猶有望於比隣

太守到任謝執政啓

楊廷秀

一麾出守初引疾於清漳再命茲恭忽考功於馮翊欣去天之無遠感易地之有從伏念某乃心山林漫仕州縣頃緣諸老頗悅其狷者之風上達四聰偶墮出勝流之數拔乎細密米鹽之利寘彼寒空鵷鷺之班顧患在於好脩乃忽嬰其賈禍又復妄發不勝汲黯之狂非所宜

言正觸漢家之法微公朝之寬大豈孤迹之全安載言
將母之歸有獲拜州之請既已違北自分落南有命自天
對越十行之寵舉頭見日恍驚三輔之還謂播物之不
私奚窮人之及此茲蓋伏遇某官道隆開闢忠貫昭回
舉五三六經之微言盡發揮於當世書二十四考之丕績
將遠過於古人旁招逸遺布列中外夫何近郡輕畀非
才某敢不策其冥頑繼以夙夜仰惟美意豈詭其俗吏
健決之能借曰不功猶守其腐儒撫字之說

太守到任謝宰相啓代

耿元鼎

香火奉洞霄之祠甫安閒退管籥居維邑之守遽冒寵
除遜命靡遑宣風云始伏念某少多奇蹇老益慙愚晚
負二三之臣初亡千一之慮允懷報國茂輸橫草之勞
漉懇籲天嘗有負薪之疾動關心於藥裹思炙背於茅
簷少輔頽齡方從門館門棲金雀未賒禁闥之趨符佩
玉麟更被鄉邦之選江山好在宮闕巍然願委寄之非
輕媿倖踰之已甚茲蓋伏遇某官英猷經遠律度包荒

進不隱賢盡闢大公之路坐而論道行陞上宰之權謂
大臣而慮四方欲一士而制千里茲辱記存於簪履豈
由入對於冕旒某上冢過家敢不顧瞻於喬木中流擊
楫能無慷慨於長江

太守到任謝執政啓

周少淵

淮海遷居作投老揚州之夢江湖得郡慰平生魏闕之
心廷見吏民敷陳德意衰遲興歎感幸何多伏惟某官
柱石本朝陶鈞庶彙老知壯決收拾無遺巧詐拙誠照

臨盡見察丹心之可寄憐皓首之無歸特假名州以光
暮齒有民有社固當自竭其愚足食足兵猶恨未知其
術更祈寬假庶免曠瘼

太守到任謝兩府啓

李成季

待罪平陽幸免曠官之責承乏泗上復叨倣守之榮材
屢試而非長恩逾深而知懼伏念某器能淺薄學術迂
踈遭會聖時依緣仕進一登朝籍已孤報國之勞五嶺
方州久濫長人之寄猥蒙優貸仍許再留遽遷督撫之

名藩俯在陪京之近服河山環路疆井浩繁宜有聞人以資良幹豈容朽質輒玷誤恩此蓋伏遇某官大業亮天元功播物歡樂精神之會作成大小之材過憫孤蹤與更善地某敢不奉循詔令究悉事功十駕雖勞冀不忘於夙夜一毫有補庶無負於珽銘

太守到任謝隣守啓

楊廷秀

僥倖得州僅能如斗逡巡避地未免循牆逮茲入境之初復有善隣之幸恭惟某官才堪治劇仁足撫疲李將

軍之才器無雙虜皆知畏黃潁川之治功第一課已上
聞雖是小邦介乎大國庶緣資藉少竊便安願偕齊魯
以同盟敢效滕薛之爭長況大君有命建萬國而親諸
侯則善人為邦當睦四鄰而蕃王室微風蕞爾高誼赫
然愧馳謝以未遑徒望風而遐想

太守到任謝兩府啓

晁子剛

祇沐朝恩遽更士寄委民權於儒守付兵畧於迂儒內
省叨逾竊增愧惕伏念某雖安義分誠乏智能直遇聖

時寅緣顯用斗筭之器無少補於毫釐蒲柳之姿已一周於甲子進當事任難強勲勞久約交親退藏林畝何蒙知於大治猶改命於邊藩此蓋伏遇某官輔相隆平記憐孤遠欲因常事以致異材弗遺陳人用薄厚俗某阻造庭而叙感第引領以馳心勤倦厥衷崖畧於是

太守到任謝兩府啓

二年待次粗充藜藿之甘一日莅官不遠松楸之慕獲此便安之計盡繫特達之恩竊以兵動以來民勞滋甚

急征橫斂輒為氓氓之瘡痍倦令煩文寢失吏曹之綱
紀故茲州郡之寄必繫師帥之良寬宸扆之顧憂助藩
維之扞蔽必得奉行詔令有驅馳徇國之誠綏撫里閭
知惻怛愛民之實無背公自營而費靡於帑廩無施勞
伐善而徵倖於官資庶幾東漢循吏能興治古之風盛
唐守臣皆蒙光寵之福而某者迂愚自守拙訥無他刻
意古書僅不欺於暗室強顏流俗常自蹈於危機久親
州縣之勞粗識簿書之守江淮三館謬從英俊之游山

谷一麾再冒承宣之寄初無見効猶辱記憐衰境倦游
不失東平之風土故鄉在望何啻永嘉之江山顧此叨
逾悉由獎借茲蓋伏遇某官清明旁燭廣大兼容收拾
人材用仲尼之忠恕經綸國事得武侯之公誠方疇收
園之勲入踐階符之次棧闢店楔用成匠石之功脯腊
膜腴聊備富家之積致茲孱瑣亦被甄銘叨廩祿以瞻
妻孥奉教條而修職業某敢不清心率下戮力奉公躬
駑馬十駕之勞詭鉛刀一割之効

太守到任謝監司啓

叨奉新恩復還舊治勉涓時日恭布詔條幸託庇之不
移益鄉風而增慰伏念某任雖竭節才不逮人荷寵祿
以頻煩校事功而寂蔑惟浙西之都會冠江南之浩穰
湖山信美於他邦獄市亦繁於諸路故當平日尤重守
臣豈惟疎拙之資可稱承宣之寄賴餘波之遠及庶賤
迹之少安此蓋伏遇某官奮時顯庸若古膚使蹇蹇匪
躬之故恢恢游刃之餘激濁揚清固且正義而直指匿

瑕含垢又將內恕以及人某蒙眷念已深莅官茲始屬有郡符之守未遑賓謁之趨

移郡到任謝執政啓

叨膺詔禮就易州符朝辭於越之鄉暮及句吳之境荷恩優便撫已兢慚伏念某材資無他志願有限端遇明良之會浸尸寵祿之榮持橐趨朝涓塵弗效懷章補郡歲月浸淹矧茲督府之雄實冠浙西之盛昔嘗暫至笑坐席之未溫今復重來喜青氈之不改夫何庸妄有此

叨塵此蓋伏遇某官贊相天工弼亮帝業望有累朝之
重治皆三代之純野無遺賢既翹翹之畢至人不求備
亦斷斷以兼收故雖散材尚不遐棄某敢不體國眷倚
視民戚休講朝廷法令之源推庠序孝弟之化所願民
安其業非以求名不欲食浮於人庶其寡過

太守到任謝大漕啓

邵公濟

上自免之書求歸故壘奉報可之詔近易偏州睇窮塗
而少留撫初心而有愧伏念某學不足以自信智未可

以與權深虞綏來顧以嫌去桑梓雖非故國松楸實寓
空山籲天有辭易地以處茲蓋伏遇某官早以盛德載
其能聲陳義甚高抱負至重二都相接去國之念則同
百年舊遊通家之好故在猶記喬公之約深悲任昉之
孤特未忘於平生似欲華其晚景某敢不益思未至更
慕前脩已知朱墨之可親不歎鉛黃之久棄終不惜孤
危之迹期無負凋瘵之餘欣幸交深敷宣未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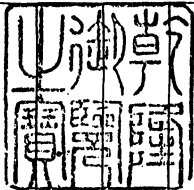
太守到任謝監司啓

祇命宮祠久遠從臣之荷橐叨恩民社復分刺史之虎符景仰下風切依條教此蓋恭遇某官精神許國術畧濟時頒朝廷寬大之詔書慰父老傾聽而扶杖願如衰朽敢自懷安冒東海之優除或容病守依潁川之厚德未逐聾丞

太守到任謝監司啓

伏以窮閭間寂方追蓮社之游大屏藩宣遽被楓宸之詔未念凋殘之後詎堪衰病之餘屬在提封惟深欣幸

恭惟某官孤標邁俗令德宜民咸推通敏之才獨勵澄
清之志行膺寵渥入踐清華候使節於郵亭尚稽簡牘
奉私函於記室聊叙悃誠銘感之懷敷宣罔喻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十二

三

詳校官編修_臣謝振定

助教_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_臣李荃

謄錄監生_臣唐燦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十二

宋 魏齊賢

葉 茶同輯

謝到任啟

倅車

倅到任謝宰相啟

守拙彌年將丞九府蒙恩易任獲佐一州自顧無庸抑

為甚幸嘗謂今日任用之流弊正惟仕途壅抑而不通
方來者既鼎鼎而莫容已得者復顛顛而望次廟堂無
以展掄材之柄賢否不免起同滯之憂將欲救本而澄
源是必易新而洗故雖更張之惑衆實通變以宜時惟
是中下之材不可語上所謂東西之適亦命之從既為
之員外以置官猶得于治中而從事身雖出補恩等留
中茲蓋伏遇某官掌握化樞恢張國紀受人主之寄而
能任其重當天下之責而不辭其難方且舉賢而授能

將與立政而任事謂官有定員則無以容招徠之彥而
朝無幸位則仍可塞蹲沓之門爰考班行一新號令匪
于中外之任而有輕重之心特拯弊源以張公道寧使
下士尚懷失職之虞乃如匪材亦在甄收之數某敢不
激昂鶩蹇砥礪冥頑上承師帥而輔宣仁風下與吏民
而共安聖澤然叨餐江表雖已知半刺之翺翔而翹首
日邊尚猶恐青冥之蹭蹬輒自忘其枯朽之質願委心
于造化之爐

倅到任謝宰執啟

趙承之

恭承朝命遠佐侯藩視事之初拊躬以懼伏念某涉道素淺受材本踈蹉跎場屋之餘偃蹇縉紳之後少年有志頗妄意于功名晚節無奇自忘懷于軒冕徒覺信書之誤詎成稽古之勲貧何甚于見隨老不期而俱至一厘足矣寧希儋石之饒三徑蕭然未免絃歌之願因驅馳于薄宦益乖負于初心豈期播物之私猶軫向隅之念顧強敏之不足何以踰人謂更練之有餘尚堪辦事

遂叅因能之任俾承乏使之行而况望重題輿古用優
于名士地當分閭今實冠于列城詎宜衰朽之資可稱
選掄之寄此蓋伏遇某官以道輔國用人事君雅常兼
于求全務以勉其為善麟角鳳背既待用以皆宜蟬腹
龜腸亦屬饜而自足致容駑下獲預甄收某敢不謹布
政條粗親官治白頭趨府雖有愧于平生上馬據鞍猶
未忘於矍鑠庶勤夙夜少効涓塵

倅到任謝太師啟

末技無堪已幸妙選大鈞不棄復叨寵除積恩彌重以
如山圖報唯堅于匪石伏念某羈窮一介少長百罹識
類井蛙蓋拘墟而弗寤身同轍鮒僅得水而復生猥緣
抱甕之餘濫綴吹竽之末五年竊食服勤道德之間百
指銜恩鼓腹帡幪之下一從臾去再沐陶成拔于窮老
之中處以刺史之半平分風月敢自効于昔人貳布詔
條號同流于王化夫何幸會有此叨逾恭惟某官柱石
皇家津梁學海大功皎若與日月之齊光素養浩然覆

嵩岱而若壓振斯道于狂瀾之倒安羣材于大廈之施
有若標銘之資游煩甄治之播某敢不靖共履位肅括
視身思激勵于駕材冀協成于靜治居尺五天之近地
密藉庇休乘二千石之別車庶逃曠敗

倅到任謝宰執啟

江湖解組甘從三徑之歸廊廟提衡濫辱貳車之選感
恩無地負愧如山伏念某才不逮人學終為已一經皓
首已孤螢雪之功五斗折腰徒為米鹽之事念此浙東

之勝莫如吳下之佳然農桑半廢于水旱饑饉之餘財
賦一空於干戈擾攘之後吏文深巧民訟囂煩調度急
而小民嗟不急又無以供上司之命賦稅均而勢家怨
不均又無以息羣人之爭風波旋起於平原玉石坐焚
於烈火故舊令尹之政去無待於及瓜而衆楚人之咻
喜方聞於破竹十手所指三思後行自謂家風之賤微
安敢求達於當世復加天性之愚拙幾不見容於此邦
敢期智伯之知終弭國僑之謗問歸艤於天際方辭虎

時之故闕奉新詔於日邊更作龍舒之別乘既叨苟免
仍辱誤恩皆我公造化之私為賤吏遭逢之慶恭惟僕
射相公道隆海岳聲振乾坤漢蕭何為關中之謀咸推
遠度商阿衡任天下之重終享成功彌堅許國之忠每
盡致君之術謂建非常之業當以人物為重輕欲收磊
落之材必於政事觀賢否安石之言不負寧媿於本原
魏舒之薦所知不嫌於同姓顧如樗櫟何補涓埃聿膺
譜牒之榮亦玷簪纓之末畧其不肖借以餘光某敢不

恪守官箴欽承世業講治源以助濟川之手問民瘼以
宏國醫之功庶答洪恩少酬微志山有木而工必伐已
蒙大匠之收淵生珠而崖不枯更賴本枝之庇

倅到任謝尚書啟

叨榮冊府舊瞻北斗之名假寵緹屏行藉卿雲之蔭承
顏伊邇咏德彌深學海龜龍俊林冠冕潔方履坦粹然
白璧之無瑕浩氣養剛直若朱絃之不撓步禁塗之密
勿殫從橐之論思抗旃揚疆外之華執憲聳朝端之望

聽履星辰之上嘗坐總於銓衡運籌帷幄之中嘗坐參
於密畫佇奉十行之札亟歸兩地之班某久服聲猷幸
依德庇見蓋公而問治道即遂趨承繼陳仲而坐題輿
庶幾稱職薰風初扇簫署驟升願調列鼎之羞式副凝
旒之眷

倅到任謝左司啟

仰盛德之門墻夙懷嚮慕佐列城之條教茲幸趨承已
奉官箴敢陳竿牘伏念某稟資劇陋賦分至寒家世所

傳惟禮樂詩書之習官塗寡偶困塵埃筭楚之間念齒
髮之向衰悵事功之未立再試尹何之邑深愧空餐一
題仲舉之興茂聞善狀幸逃吏議游冒除書自欣遲暮
之年獲遂依歸之願此蓋伏遇某官直清溫厚博大踈
明文章輝光如引星辰而上議論磊落若決江湖之流
早擅美於儒林亟蜚英于朝路一言寤意三接䟽恩公
府簡僚藹著彌綸之譽大邦作屏懋揚豈弟之風方聖
明總攬於權綱而耆俊還歸于臺閣諒已載馳于三節

豈容歛惠於一方遂躋禁橐之嚴庶慰朝紳之論自惟
疵賤嘗辱記憐枉記室之幅書久榮藏於十襲奉黃堂
之坐嘯方仰託於二天

倅到任謝總領啟

祇奉除書濫分別乘想駕行之昨夢如在九霄慙驟足
之非才詎能千里幸託帡幪之庇庶安蹶跌之蹤恭惟
某官智畧耆龜襟懷日月英規邁俗豈惟藝出於千人
妙手撥煩蓋以身兼於數品早膺時用深結主知進陟

版曹藹列星之瑞彩出司軍賦總萬竈以贏資倚湏召
節之頒亟步禁途之遽某邈違魏闕叨佐山城鷦鷯之
巢一枝已逾素分河潤之及千里尚丐餘波庚伏云初
炎歊未艾冀精調於鼎餼即茂對於寵光

倅到任謝臺察啟

馳驅弗駿謬當驥足之衢峻絕莫枝遐仰烏棲之府念
已恪次敢後修誠伏念某人品不高天賦甚嗇早遽落
於學殖莫辜其華晚羈游於宦塗祗塌其翼游勞累日

屬見周星自知置散之宜乃復抱虛而進樞機宥密之地驟爾編摩風波頓撼之蹤居然歷落豈期宸命誤畀倖符況茲十國之為連重以二都之居守非人安可念與化以同流有德則宜庶不空之載詠豈伊孱陋堪任使令茲蓋伏遇某官照采英躋統真聖域汪洋大肆追作者自得之文涵養益深有浩然至剛之氣結眷簡清閒之晏陪校讐宏遠之羣爛東壁之輝光盡披綳帙進南臺之糾察助振紀綱雖凜乎風采之聳聞而薰然慈

仁之藹著致是虛薄亦濫選登某敢不增益未能磨礱
朽鈍視封畿之千里當共布於寬條庇廣廈之萬間恐
或遺於謫域

幕職

教官到任謝師相啟

自笑陳人已分汲薪之困適當昭代輒叨融帳之榮撫
小己以無堪揆私心而增愧竊以國家責飾治體鼎新
皇猷修文德以來遠人以柔道而理天下賢關中闢蓋

將恢教化之源鄉校旁開益以遴師儒之選矧豫章之名郡實方面之雄藩想韓公未見之江山遙增爽氣即徐孺已往之人物足見風流必得英髦為之表倡如某者資才冗散術業迂踈編固謝於絕韋硯自慚於穿鐵雖早歲獲薦於鄉老逮中年始擢於春官繼纏風木之悲無復星槎之興迨營寸祿就養偏親雖外任尚須於數年在私計已出於萬幸茲蓋伏遇某官以時人傑為國棟隆天使資於中興民自期於先覺節更夷險業茂

初終奮王臣不顧之躬昔程嬰而未稱存趙全天子莫大之孝今魏絳而豈止和戎扶王室已大於勲勞下白屋方勤於吐握故茲孱陋亦預甄陶某敢不增所未聞堅其素守可以為師矣敢希前哲之餘必也正名乎尚冀舊恩之復

教官到任謝政府啟

晁之道

明廷第頒俾先英俊之游哲匠掄材服在師儒之列內自知其不稱衆或以為過優已奉官箴敢陳謝牘竊以

熙寧造士肇新教養之官元豐正名益慎簡試之法人
無僥倖學有淵源逮宏詞之設科乃神考之遺志顧甚
高之選將必得當世之異人而不振之文無以副有司
之盛意豈招徠之日尚淺而好惡之論未同致使甚愚
亦玷茲列羞為陵後敢懷宿將之私愧在盧前猶有虛
名之懼尚塵優渥俾長諸生許以自謀俾之易處問淮
南之米稍寬衣食之憂浴沂上之風遂得絃歌之樂為
之四顧而滿志庶乎一割而有功矧茲虞舜之舊都猶

有王通之遺範敢不自勉非以為榮此蓋伏遇某官碩
大高明中和沉毅盡性之學顧游夏為未深絢道之文
笑淵雲之已陋蓋自一言合契三接䟽恩已推經濟之
才宜在巖廊之地而險夷不易其操卷舒愈見其賢載
協卿雲遂躋公衮惟神考所以遺公於今日之意而執
事所以効忠於本朝之心氣合而志同雲蒸而雨至方
且修明百度追光華於二帝之時惠綏四方便混同乎
一家之俗謂所當先者學校而不可廢者人材本原先

朝養育之心修舉一代作新之法元勲偉績固當寫之麒麟盛德餘功猶足化乎蠶蠋自憐固陋深倚生成再念某門戶已衰蹤跡不振五世素業空惜凋零千載明時尚思奮發而賦才駑下與世濶踈譽未信而毀已加志雖修而身愈困仰惟知獎獨異等倫褒借之榮衆人爲之改觀提攜之力大恩至於忘言實我先人接公異眷矜其弱息惠以不孤德並泱乎幽明士益歸於風義倘終憐其志願俾少効於涓塵豈不知鳴盜之已卑猶

以為陶鈞之未答望平津之館悵奔走以無階登闕里之門希步趨而莫及惓惓之懇翼翼難周

教官到任謝漕使啟

陋巷六期猥需選次修途百舍纔抵冷曹稍無溝壑之憂仍有簡編之樂竊以近甸之服五百里實邇帝京大郡之生八十員是崇侯泮肇興東晉浸重南徐屬當昭代之隆薦有鴻儒之寓陳秀公之名理既久漸磨蘇魏國之典州尚存膏馥雖虎帳薦更於戍役而鱣堂不廢

於誦絃宜得老成以開後進某寒鄉賤子晚輩孤生名
則甚微半世選舉而始得學雖弗輟過時勤苦而難成
昨忝邑功曹之勞遽叨郡文學之選此蓋伏遇都運秘
監發明古學成就人才曲憐窮苦之蹤俾竊細微之祿
某雖慙樸拙粗識徑庭願守初心耕道而獵德更推餘
力種學而績文不知所裁亦可弗畔

教官到任謝監司啟

李成季

服鄉校之官已非其任據先生之席尤濫於名蓋師不

可以少知器必先於自治苟為無本何所取材竊祿太
優反躬知懼伏念某性資煩闇學識迂踈素乏兼人之
能誤當聞道之責聖賢可仰何容握管以窺天豪秀滿
前良愧奔蜂之化燭而況俯仰一室沉酣六經無薄書
紛迫之勞有朋友講習之樂退惟僥冒宜自激昂敢不
考上下責實之時循終始修己之効講道勸義庶無曠
於厥官論世讀書將必行其所志

簽判到任謝上位啟

黃卷無功取名過分青衫試吏觸目面墻自惟庸疎不
腆之人辱在奔走奉承之數黽勉就列愧感兼縈伏念
某生而多艱學僅有志揚雄思苦初不為場屋無用之
文李廣數奇蓋已動山林獨往之志藜藿雖無太羹之
望畎畝詎忘華軒之思解詩書之布韋人以為忝位幕
府之僚佐力有何功此蓋伏遇某官以絕人之資任經
國之寄雖陳力就列未嘗一飯而忘君若大旱作霖風
儲多士以待用俯首不肖放懷並收植木而取材培壅

灌溉助其長范金以為器方圓大小惟其成曲憐毛義
之有親謾試尹何而為邑某敢不舉足可法以口語心
履地戴星或庶幾委吏之當啜菽飲水亦足為貪夫之
廉

幕職到任謝韓相啟

蘇子由

頃違軒闥尋至北門自領簿書復將期月魏都雄盛號
稱河朔之上游職官卑微最為府中之末吏事既甚夥
議皆得參顧惟淺庸何以堪處而况旱氣方退流民未

還盜賊縱橫犴獄填委是健吏厲精竭力而不足之日
非庸人偷安自便而能辦之時伏惟某官偉量施人盛
業蓋世樂育賢俊誤知鄙凡竊以佐幕之司似若無責
之地勉強以處則事皆可與因循而去則身實甚閒敢
無自強少答知遇

制屬到任謝席師啟

衰年冗吏已分湮淪上府賓僚遽叨掀拔覩顏就職刻
骨銜恩竊以砥行立名士固難於知己干時求進俗多

競於呈身銜鬻叫呼黃緣請託倚聲名而挾形勢廣布
梯媒衝車馬而走塵埃徒勞筋骨招延進用者既出於
勉強裨贊闕決者宜急於奉承曾無惻怛忠厚之情豈
有綢繆事業之効流風既久習氣為常況當天步之艱
難政賴人才之經緯殿邦分閭遠繫柱石之大臣造席
借籌宜得金閨之上客爰自旌輿之引道但聞簪笏之
同風持帚於舍人之門彈鋏於公子之室爭先自試願
充賓客之缺員慎簡不輕宜極士林之高選如何收置

乃及妄庸伏念某智術朽疎才資暗陋甘嗜古人之糟粕遂成涉世之膏肓謂學以潤身每劬躬而守道信得之有命恥屈已以徇人歲月渺徂齒髮漂逝簿書箱篋但謹守於詔條藩溷門牆亦未忘於筆硯抑優游而自適敢振厲以求知屬聞材館之開首造和門之謁彈冠自潔初無驕蔑之一言解榻見知何啻阮瞻之三語顧遭逢之特異方黽俛以自慚擇士棘闈旋忝持衡之任修容大府遽叨入幕之榮夙夜以思進退是念才微位

下攀緣無絲髮之因恩厚位高然諾有丘山之重里巷
相傳而驚嘆縉紳動色以聳觀近世所無孤生何幸此
蓋伏遇某官蘊真儒之效稱命世之才以高文大冊羽
翼六經以公道誠心權衡萬物故於選用之際尤示曲
折之情進孤士而任貧賢輩澆風而厲頽俗崇功廣業
方遠馭於長塗淺見謏聞將何觀於奇士某敢不益堅
素節更勵初心正學以言肯小虧於雅道得時則駕終
仰附於榮名

滿解

解鎮江任謝執政啟

汪彥章

抱虛求進常懼顛隤投老忘歸卒煩汰遣荷生成之不
替知愚癡之無他提聲聲溝壑之身出洶洶風波之地
感深至骨涕溢交頤伏念某涉世多難滄朝最久心惓
惓而雖在髮種種以奚為昨居冗散之中辱在記憐之
數一辭家食四領州麾三年而勞力勞心一身而畏首
畏尾屢懇還於巾紱願歸老於丘園會孤根最爾以易

搖方衆怒赫然而難犯鉗居井眉而牽徽纏理固難全
鹿走山林而係庖厨心知不免蒙白日青天之照燭賜
震風凌雨之帡幪雖知三至之亡疑不使一擠而遽去
既曲全於恩數仍盡削於刑書眷私無異於在庭枚拭
遂回於造物茲蓋伏遇某官應期輔世同德享天陳豳
公七月之詩已安宗社上郭令中書之考方鎮華夷凡
受知半面之間有蒙庇終身之後況叨簪橐嘗侍茵憑
雖云晚進之衰蹤猶是中興之舊物特捐所廩使活其

孥免指顧於人間使揚眉於物外一則仲父而二則仲父永託洪鈞知我春秋而罪我春秋尚全晚節

解資州任謝宣撫啟

濫長斯人每克勤於小物尚慙委吏竟有負於初心曾坐席之未安何為郡之足樂麥未再熟瓜已及期不以罪行得從理去茲蓋伏遇某官藹世令聞為時偉人秉趨操以律薦紳擅文宗而華邦國盛名所被善類是憑若用意於三薰豈獲私於一顧某週年易感積病益侵

故已向山林而獨行特未變姓名以隱去空愧甚盛之德終為不報之恩

解合州到任謝監司啟

何子應

石照終更甘書下下之考金華隱去素有中中之田惟
遽遠於台躔用不忘於心府伏念某多竒少偶特立獨
行既逾不惑之年將墮無聞之域遑遑數郡踽踽半生
登青瑣而望赤墀亦云晚矣坐黃堂而飾朱轂豈所志
哉徒詠蓋公清靜之言酷行黃霸寬和之說居然簡弛

職是曠瘼昨被火符之甚嚴日虞水運之不繼從容善
罷委曲保全恭惟某官學足以為吏師文足以為宗匠
門庭峻甚鑒地昭然雖雅意於澄清特留情於寒俊謂
駕鸞非撮蚤之器置厥網羅憐騏驥非捕鼠之才寬其
轡策敢言大惠施及小人正此依栖俄成遠引倦游作
賦免官初異於長卿瞻眺為詩去郡頗同於康樂時未
可冀日侍為期景仲彌深詠言奚悉

解郡謝執政啟

獲解郡章言還里閉荷庇牀之有素懷感愧以交深伏
念某一被選掄屢更任使初無閼閱以謝生成昨者罷
使朔方分符近輔遽蒙易地皆出異恩惟此東州素稱
劇郡盜居天下之最吏用柱後之文承平百年風俗一
變枹鼓不作囹圄屢空顧無施設之勞不覺歲時之逝
及瓜而代曾不滯留奉身以還又逃罪戾此蓋伏遇某
官潤色皇度肅靜海隅元無一物之私均被二天之賜
致茲迂拙終獲保全顧雖顛愚亦知感激受一錢之贖

無循良之可稱奉三歲之期顧筋骸之難強

解倅謝師相啟

桑榆景晚甘淡泊於星霜桃李陰成費滋生於雨露自
量衰朽曲藉甄陶非土木之無知望門墻而增感竊念
某窮閭冷族殘卷腐儒學有志於善身仕本期於為道
年踰耳順尚州縣之徒勞心與鬢凋希功名而長歎蹉
跎末路黽勉強顏半刺偏州全資洪造偶麀狂之驕卒
勢合若林致狼狽之孤蹤命存如綫敢虞殘喘復玷寬

恩未收縱盜之深愆先錄轉糧之微績不懲而勸瑕雖
匿於瑾瑜自反而求背若負於芒刺既及瓜而善罷欲
報李以奚從茲蓋伏遇某官雲夢襟懷著龜見識以阿
衡憫世之念為念以師保待士之心為心學傳六經之
體而猶采取芻蕘文齊三代之肩而猶收於薪樗遂令
踈拙亦獲保全因以求身載念清塗而絕望老當益壯
尤將古道以自期

解縣任赴審察謝參政啟

戴星而勤於邑第守寬條採風而達於朝遽承褒禮俟
脫迹於雙鳧之舄許呈身於集鳳之堂洪造無垠危衆
有激竊以陶潛腰折於彭澤之縣不屈而歸韓愈足及
於光範之門無因以入况一雷之封尚容於滿秩而三
台之府預諾於前趨雖有吹噓實由塊圯伏念某少迷
俗學晚困微官猥以垂老之齡謬處至繁之邑自慕馬
期之為單父方以身親人言虞詡之當朝歌至於相弔
適承歲歉幸免民流獄偶無於滯囚賦稍寬於繁費蓋

饑易食而渴易飲暫爾相安然夏怨暑而冬怨寒久為
難保審如使華之論薦乃是儒雅之設施顧茂有於毫
芒實誤蒙於陶冶茲蓋伏遇參政學關百聖謀契兩朝
仲舒淵源固深豈管晏而可及望之規模甚遠必周召
而廼留即顧國秉之崇靡間人材之細曲垂巨播稍振
孤蹤重念某景暮而志彫邑壯而務劇日閱庭訟者六
七百牒歲輸京帑者三十萬緡或稍懈於須臾必立招
於曠弛康強尚可疾病若何倘蒙施丘山崇厚之恩使

得脫湯火煎熬之厄或還泮林之冷職或昇喬嶽之散
員則免俟及瓜遂歸故里尚追種柳以樂餘生不知所
裁亦可弗畔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十二